得負之哉

李文饒外集卷三 終

李文饒外集卷四

吳興韓　敬求仲甫評點
同郡茅兆河巨源甫詮定

窮愁志

論

貨殖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折羣疑相論
禱祀論　黃冶論
祥瑞論　冥數有報論
周秦行紀論 牛僧孺周秦行紀附　梁武論

不平之鳴

喜徵論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回天機斡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若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休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之眞人況兼有榮樂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斧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儀休相以拔葵皆爲薄命之人矣如嚮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天壽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興嘆而已

近世良相論

客謂余曰、楊子瀍言、有重黎顏騫二篇、顏子名犯廟諱不書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强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唯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凋、藜藿由是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左僕射陳司徒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爲寶也、廉而

分明摶擇
訓然彼徒

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故侍中李司空困於鼫、卼以盡天涯、雖劒光不沉而鸞翮長鎩、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沒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淮李司空也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近世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盖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

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寵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鸛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强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屬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羣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生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績豈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詞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亦與疾遠竄、溘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

無二三況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折羣疑相論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爲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氷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耶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鉤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論

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避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畝不絕嘆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霄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泂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治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剪瓜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沲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燋爛爲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論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却無有然天地

亦是忽動

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雪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倘至人道與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疎矣昔人問楊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亦參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密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可以被祥瑞之惑

祥瑞論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美至麗無不爲妖覩之宜先戒懼不可以爲禎祥何以言之桓靈之世多鸞鳳丘墳之上生芝草神僊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次可以保永年生於丘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則瞽瞍之墓曾哲之墳宜生萬株矣何者爲仁孝之瑞唯甘露降於松栢縞鹿素烏馴擾

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
甌越有隱者王遇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
莖產於丹竈之前遇自以爲名在金格暢然滿志
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
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去世又餘姚守盧君在
郫時（盧君名從）有芝草生於督郵屋梁上五綵相鮮若
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爲叛將栗鍠所害置遺骸於
屋梁之下並耳目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褒
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窈娘皆爲家妖
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人生徵應
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玄石爲魏室之妖啓將來
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穀雉
雊之變耳

冥數有報論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
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
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協於沙丘爲謚
巳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

冊烏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姓姜不知其名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召入禁苑

及右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人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節符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

使公有霓晁袁之厲終當不解

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寃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强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其在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爲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

次精多魄强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畢竟宋温應牛

周秦行紀論 牛僧孺周秦行紀附

言發于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内翫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涼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背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嘗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憾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周秦行紀附於下反覆覩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婁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婁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貯一作貶太牢已久前知政

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一作周子諒彈奏牛僊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凉國名不便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讐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薄流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倘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於瀍則刑賞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而攄宿憤亦書行

此紀相傳公門人所作以誣牛桂果而則前段亦非公手筆其文氣亦非

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牛僧孺撰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皐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一作門外爲誰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下問左右曰拜一有遂拜于字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託命乞宿太后幸聽受太后遣軸簾起席曰妾故漢文君母君子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一作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狀貌瑰偉不甚粧飾慰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

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善一作佳偶有二女侍一作伴相尋況又遇佳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有二女子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顧指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有一人圓題柔臉隱身貌舒光彩射遠近時時好瞋多服花繡年低薄后后指顧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有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寖近一有太字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錦煥燿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超侍前立者一人纖腰身修眸容甚閑暇衣黃衣戴黃冠年三十以來太后顧指曰此是唐朝太眞妃余即伏謁肅拜如臣禮太眞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身小材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顧而指曰

此齊帝潘淑妃余拜如王昭君妃復拜既而
太后命進饌少焉食至芳潔萬品皆不得各字
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置酒其器盡寶玉語
太眞曰何久不相看太眞謹容對曰三郎數幸
華清扈從不暇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
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眞視潘妃（一有而）
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惱東昏侯（一有疎字）狂終日
出獵故不得時謁太后問余曰今天子（一有爲）誰
余對曰今皇帝名适代宗皇帝長子太眞笑曰
沈婁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
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謙第言之余
曰民間傳英明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
酒加樂樂皆少年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
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手
（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百鍊金環照見指骨）引琴而（一有鼓字）聲甚怨太
后曰牛秀才避逅逆旅到此又諸娘子偶相訪
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盍各賦詩言志不亦
善乎遂各授以牋筆遂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

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日笙歌地煙草幾經秋又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長新如今猶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强太眞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拖金縷衣再三趣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教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鬟衫吳帶貌甚美多媚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不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詩曰此地人非昔日人笛聲空起一作怨趙王倫紅牋鈿碎一作紅殘綠碎花枝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

與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況實爲非乎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妃名身死國除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眞今朝先帝貴妃固勿言他乃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一有後字復爲姝叅效追一本作爲姝叅若韙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得也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人送往大安邸西道旋失使人行往一本作所在字時始明余就大安里問其人人曰去此十數里有薄后廟余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見者余衣上香經年不歇竟不知其一作如何

梁武論 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

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不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寶必不懆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爲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斂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不止杼柚其空閨位偏方不堪其弊以徼身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喜徵論

陸賈偁蟢子垂而百事禁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常思之蓋以人肖圓万之形禀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歊然感氣發於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涵熅煦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沉悴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蟢

子垂於簷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爐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李文饒外集卷四 終